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十八

列傳十八

李靖

弟客師 客師孫
令問 令問孫芳

李勣

弟感 孫敬業 敬
業叔思文從新書增

李靖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也祖崇義後魏殷州刺史
永康公父詮隋趙郡守靖姿貌瓌偉少有文武才略每
謂所親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功立事以取富
貴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
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唯斯人矣初仕隋爲長安縣功
曹後歷駕部員外郎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宏皆善
之素嘗拊其牀謂靖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累除馬邑

郡丞會高祖擊突厥於塞外靖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

因自鑠上變將詣江都至長安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

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起義兵本爲天下除暴

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高祖壯其言太宗

又因請遂捨之太宗尋召入幕府武德三年從討王世

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荊州遣靖安輯之輕騎至金

州遇蠻賊

鄧世洛兵

數萬屯聚山谷廬江王瑗討之數爲所

敗靖與瑗設謀擊之多所克獲旣至硤州阻蕭銑久不

得進高祖怒其遲留陰敕硤州都督許紹斬之紹惜其

才爲之請命於是獲免會開州蠻首冉肇則反率衆寇

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兵八百襲破其營後
又要險設伏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高祖甚悅謂
公卿曰朕聞使功不如使過李靖果展其効因降璽書
勞曰卿竭誠盡力功效特彰遠覽至誠極以嘉賞勿憂
富貴也又手敕靖曰旣往不咎舊事吾久忘之矣四年
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高祖從之授靖行軍總管兼攝
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
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
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
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

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
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
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
銑將文士宏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
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
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
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
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賊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
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死將萬
人孝恭遣靖率輕兵五千爲先鋒至江陵屯營於城下

士宏既敗銑甚懼始徵兵於江南果不能至孝恭以大軍繼進靖又破其驍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卒四千餘人更勒兵圍銑城明日銑遣使請降靖卽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時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宏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已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域聞之莫不爭下以功授

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物二千五百段詔命檢校荊州
刺史承制拜授乃度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
領馮盎李光度甯真長等皆遣子弟來謁靖承制授其
官爵凡所懷輯九十六州戶六十餘萬優詔勞勉授嶺
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六年輔公祐於丹陽反
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李勣任瓌張鎮周黃君
漢等七總管並受節度師次舒州公祐遣將馮惠亮率
舟師三萬屯當塗公祐傳作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領步騎二
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鎖以斷江路築却月城延
袤十餘里與惠亮爲犄角之勢孝恭集諸將會議皆云

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旣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旣破惠亮自降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祐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統之兵亦皆勁勇惠亮等城柵尙不可攻公祐旣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公祐未平退則惠亮爲患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但欲不戰以老我師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孝恭然之靖乃率黃君漢等先擊惠亮苦戰破之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惠亮奔走靖率輕兵先

至丹陽公祐大懼先遣僞將左遊仙領兵守會稽以爲
引援公祐引兵東走以趨遊仙至吳郡與惠亮正通並
相次擒獲江南悉平於是置東南道行臺拜靖行臺兵
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其年行臺廢又檢
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丹陽連罹兵寇百姓凋弊靖鎮
撫之吳楚以安八年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統
江淮兵一萬與張瑾屯太谷時諸軍不利靖衆獨全尋
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祐膏肓
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九年突厥莫賀咄設寇
邊徵靖爲靈州道行軍總管頡利可汗入涇陽靖率兵

倍道趨幽州邀賊歸路旣而與虜和親而罷太宗嗣位
拜刑部尚書并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貞觀二年以
本官兼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突厥諸部離叛
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
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
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
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靖候知之潛令間謀離
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
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京師可汗僅
以身遁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焉

太宗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尚得書名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所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自破定襄後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將軍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計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

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於是大

救天下醜五日御史大夫溫彥博

新書

害其功譖靖軍

無紀綱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

靖頓首謝久之太宗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

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

加左光祿大夫賜絹千疋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太

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爲懷賜絹

二

新書

作一干疋拜尚書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

恂恂然似不能言八年詔爲畿內道大使伺察風俗尋

以足疾上表乞骸骨言甚懇至太宗遣中書侍郎岑文

本謂曰朕觀自古以來身居富貴能知止足者甚少不

問愚智莫能自知才雖不堪強欲居職縱有疾病猶自勉强公能識達大體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爲一代楷模乃下優詔加授特進聽在第攝養賜物千段尙乘馬兩匹祿賜國官府佐並依舊給患若小瘳每三兩日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九年正月賜靖靈壽杖助足疾也未幾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覓房元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卽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尙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甌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侯城吐

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

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谷渾

之衆遂殺其可汗來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又立大寧王慕

容順而還初利州刺史高甌生爲鹽澤道總管以後軍

期靖薄責之甌生因有憾於靖及是與廣州都督府長

史唐奉義告靖謀反太宗命法官按其事甌生等竟以

誣罔得罪靖乃闔門自守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進

十一年改封衛國公授濮州刺史仍令代襲例竟不行

十四年靖妻卒有詔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築闕象

突厥內鐵山吐谷渾內積石山形以旌殊績十七年詔

圖畫靖及趙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十八年

帝幸其第問疾仍賜絹五百疋進位衛國公開府儀同

三司太宗將伐遼東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

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

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

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期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二

十三年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平生故人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於家年七十

九冊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諡曰景武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

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
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靖弟客師貞觀中官至右武衛將軍以戰功累封丹陽
郡公永徽初以年老致仕性好馳獵四時從禽無暫止
息有別業在昆明池南自京城之外西際澧水鳥獸皆
識之每出則鳥鵲隨逐而噪野人謂之鳥賊總章中卒

年九十餘

贈幽州都督

客師孫令問元宗在藩時與令問款狎及卽位以協贊
功累遷至殿中少監先天中預誅竇懷貞等功封宋國
公實封五百戶令問固辭實封詔不許開元中轉殿中
監左散騎常侍知尙食事令問雖特承恩寵未嘗干預

時政深爲物論所稱然厚於自奉食饌豐侈廣畜芻豢躬臨宰殺時方奉佛其篤信之士或譏之令問曰此物畜生與果菜何異胡爲強生分別不亦遠於道乎略不以恩眄自恃閑適郊野從禽自娛十五年涼州都督王君奐奏回紇部落叛令問坐與連姻坐其子與回紇部酋承宗連昏授撫州別駕尋卒大和中

令問孫芳

新書名彦芳

任鳳翔府司錄參軍詣闕進高祖太

宗所賜衛國公靖官告敕書手詔等十餘卷內四卷太

宗文皇帝筆蹟

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日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

熟知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他大略如此

文宗寶惜不能釋手其佩筆尙堪

書金裝木匣

以木爲管，煖刻金，其上別爲環，以限其間。

製作精巧

時所賜于

闔玉帶十三，勝七方六，劍跨各附，環以金，固之所。帝並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鱗、算囊等物，常佩於帶者。

留禁中，令書工模寫本還之，賜芳絹二百疋，衣服靴笏

以酬之

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耶。

李勣

字懋功

曹州離狐人也。隋末徙居滑州之衛南，本姓

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爲盜，勣往從之。時年十七，謂讓曰：今此土地是公及勣鄉壤，人多相識，不宜自相侵掠。且宋鄭兩郡地管御河商旅往還，船乘不絕，就被邀

截足以自相資助讓然之於是劫公私船取物兵衆大
振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勦與頻戰竟
斬須陁於陣初李密亾命在雍邱浚儀人王伯當匿於
野伯當共勦說翟讓奉密爲主隋令王世充討密勦以
奇計敗世充於洛水之上密拜勦爲東海郡公

右武侯
大將軍

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開
倉賑給時政教已紊倉司不行賑給死者日數萬人勦

言於密曰天下大亂本是爲饑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

濟矣密乃遣勦領麾下五千人

與郝孝
德等

自原武濟河掩

襲卽日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經歲

餘宇文化及於江都弒逆擁兵北上直指東郡時越王
侗卽位於東京赦密之罪拜爲太尉封魏國公授勅右
武侯大將軍命討化及密遣勅守倉城勅於城外掘深
溝以固守化及設攻具四面攻倉阻塹不得至城下勅
於塹中爲地道出兵擊之大敗而去武德二年密爲王
世充所破擁衆歸朝其舊境東至於海南至於江西至
汝州北至魏郡勅並據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
魏公旣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
獻之卽是利主之敗自爲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
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

則魏公之功也乃遣使啟使人初至高祖聞其無表惟
有啟與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大喜曰徐世
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詔授黎陽總管上柱國萊國公
尋加右武侯大將軍改封曹國公賜姓李氏賜良田五
十頃甲第一區封其父蓋爲濟陰王蓋固辭王爵乃封
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令勣總統河南山東之
兵以拒王世充及李密反叛伏誅高祖以勣舊經事密
遣使報其反狀勣表請收葬詔許之勣服衰經與舊僚
吏將士葬密於黎山之南墳高七仞釋服而散朝野義
之尋而竇建德擒化及於魏縣復進軍攻勣力屈降之

建德收其父從軍爲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伐王世充於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僞鄭州司兵沈悅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接克之擒其僞刺史荆王行本又從太宗平竇建德降王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勣爲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其父自洛州與裴矩入朝高祖見之大喜復其官爵勣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兗州反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兗州平七年詔與越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勣領步

卒一萬渡淮拔其壽陽至硤石公祐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於梁山又遣其大將馮惠亮率水軍十萬鎖連大艦以斷江路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勦攻其壘尋克之惠亮單艦而遁勦乘勝逼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於丹陽公祐棄城夜遁勦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八年突厥寇并州命勦爲行軍總管擊之於太谷走之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勦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

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勸勒兵繼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勸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勸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爲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勸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憂解尋起復舊職十一年改封英國公代襲蘄州刺史時並不就國復以本官遙領太子左衛率勸在并州凡十六年令

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
良安撫邊境唯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
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
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尙書未赴
京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設率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
落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新書追及延陀
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
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
療之太宗乃自剪鬚爲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懇謝
帝曰吾爲社稷計耳不須深謝十七年高宗爲皇太子

轉勸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
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太宗又嘗閑宴顧勸曰朕
將屬以幼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
於朕哉勸雪涕致辭因墜指流血俄而沈醉乃解御服
覆之其見委信如此十八年太宗將親征高麗授勸遼
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又從太
宗摧殄駐蹕山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延陁部落
擾亂詔勸將二萬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
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真達干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

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

積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

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

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卽荷

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卽位其月召

拜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兼加開府儀同三司合同中書門

下參掌機密是歲冊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元年抗表求

解僕射仍令以開府儀同三司依舊知政事四年冊拜

司空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迎送初貞觀中太宗以勳庸特

著嘗圖其形於凌煙閣至是帝又命寫形焉仍親爲之

序

帝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

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勳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遂

良計之勳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

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願望不對帝後密訪勳曰將

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

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勳志寧奉冊

立武顯慶三年從幸東都在路遇疾帝親臨問麟德初

氏東封泰山詔勳爲封禪大使乃從駕次滑州其姊早寡

居勳舊閭皇后親自臨問賜以衣服仍封爲東平郡君

姊嘗病勳自爲粥而燎其鬚姊戒止答曰

姊多疾而勳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勳又墜馬傷

足上親降問以所乘賜之乾封元年高麗莫離支男生

爲其弟男建所逐保於國內城遣子獻誠詣闕乞師總

章元年命勳爲遼東道行軍總管率兵二萬略地至鴨

綠江

水

緣水賊遣其弟來拒戰勣縱兵擊敗之追奔二百里至
於平壤城男建閉門不敢出賊中諸城駭懼多拔人衆
遁走降款者相繼勣又引兵圍平壤遼東道副大總管
劉仁軌郝處俊將軍薛仁貴並會於平壤犄角圍之經
月餘克其城虜其王高藏及男建男生裂其諸城並爲
州縣振旅而旋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禮
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二年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
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寢疾詔以勣弟晉州刺史弼爲
司衛正卿使得視疾尋薨年七十六新書年八十六案
傳云崔讓起兵勣
年十七往從之讓之起當在煬帝大業十二年丙子以
丙子逆推之則勣當生於文帝開皇二十年庚申自開

皇庚申至高宗總章二年己巳恰七十年則新書之八
十六者固誤舊書之七十六者亦不合或上文年十七
的耳帝爲之舉哀輟朝七日贈太尉揚州大都督諡曰

貞武給東園祕器陪葬昭陵令司平太常伯楊昉攝同

文正卿監護

帝曰勅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
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亾當無贏資有司其

厚贈
卹之

及葬日帝幸未央古城登樓臨送望柳車慟哭并

爲設祭皇太子亦從駕臨送哀慟悲感左右詔百官送
至故城西北所築墳一準衛霍故事象陰山鐵山及烏
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隨之功光宅元年詔勣配享
高宗廟庭勣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初得
黎陽倉就倉者數十萬人魏徵高季輔杜正倫郭孝恪

皆容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中卽加禮敬引之臥內談詭
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州長史戴胄知其行能尋釋放
竟推薦咸至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又初平王世
充獲其故人單雄信依例處死勸表稱其武藝絕倫若
收之於合死之中必大感恩堪爲國家盡命請以官爵
贖之高祖不許臨將就戮勸對之號慟割股肉以啖之
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於土矣仍收養其子每行軍用
師頗任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與人圖計識其臧否
聞其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
爲用所向多克捷

選將必嘗相其奇麗福艾者遺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各

泊勤之死聞者莫不悽愴與弟弼特存友愛闈門之內

肅若嚴君自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卽取服之家中

召鑿巫皆不許入門子弟固以藥進勤謂曰我山東一

田夫耳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極三台年將

新書作踰

八十

豈非命乎修短必是有期寧容浪就鑿人求活竟拒而

不進忽謂弼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以申宴樂於是堂

上奏女妓簷下列子孫宴罷謂弼曰我自量必死欲與

汝一別耳恐汝悲哭誑言似差可未須啼泣聽我約束

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辛苦作得門戶亦望垂裕

後昆並遭癡兒破家蕩盡我有如許狔犬將以付汝汝

可防察有操行不倫交遊非類急卽打殺然後奏知又見人多埋金玉亦不須爾唯以布裝露車載我棺柩棺中歛以常服唯加朝服一副死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唯作馬五六匹下帳用幔布爲頂白紗爲裙其中著十個木人示依古禮芻靈之義此外一物不用姬媪已下有兒女而願留自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畢汝卽移入我堂撫恤小弱違我言者同於戮屍此後略不復語弼等遵行遺言

勸少弟感幼有志操李密之敗也陷於王世充世充逼令以書召勸感曰家兄立身不虧名節今已事主君臣

分定決不以感造次改圖卒不肯世充怒遂害焉時年

十五勣長子震顯慶初官至桂州刺史先勣卒

勣孫敬業

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爲眉州刺史

高宗崩則天太

后臨朝旣而廢帝爲廬陵王立相王爲皇帝而政由天

后諸武皆當權任人情憤怨時給事中唐之奇貶授括

蒼令長安主簿駱賓王貶授臨海丞詹事司直杜求仁

黜縣丞敬業坐事左授柳州司馬其弟蓋屋令敬猷亦

坐累左遷俱在揚州敬業用前蓋屋尉魏思溫謀據揚

州嗣聖元年七月敬業遣其黨監察御史薛璋先求使

江都又令雍州人韋超詣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

與唐之奇謀逆璋乃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矯制殺
敬之自稱揚州司馬詐言高州首領馮子猷叛逆奉密
詔募兵進討是日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解繫囚
及丁役工匠得數百人皆授之以甲錄事參軍孫處行
拒命敬業斬之以徇遂據揚州鳩聚民衆以匡復廬陵
爲辭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
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杜求
仁唐之奇駱賓王爲府屬餘皆僞署職位

以之奇爲左
長史求仁右

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爲英公
府長史賓王爲藝文令前蓋屋令魏思溫爲軍師

旬

日之間勝兵有十餘萬仍移檄諸郡縣曰僞臨朝武氏

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
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入
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
后於暈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
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
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
朱虛侯之已亾鷲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漈帝后識
夏廷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楸奉先君之成業
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

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
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
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
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
平暗鳴則山嶽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
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
親或膺重寄於爪牙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
忘心一坏之士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
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
山河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則天命左玉

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之追削敬業祖父

官爵剖墳斲棺復本姓徐氏

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者授官三品賞帛五

千得之奇等首初敬業兵集圖其所向薛璋曰金陵王

官五品帛三千

氣猶在大江設險可以自固且取常潤等州以爲霸基

然後治兵北渡魏思溫曰兵貴神速但宜早渡淮而北

招合山東豪傑乘其未集直取東都據關決戰此上策

也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公旣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

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負江其地足以爲固且王

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爲霸基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

汴徐毫士皆豪傑不願武后居上蒸麥爲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業不從使

猷屯淮陰韋十月率衆渡江攻拔潤州殺刺史李思文

超屯都梁山

署宗臣爲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溪思溫歎曰兵忌
分今敬業不知掃地渡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知無
能爲也

先是太子賢爲天后所廢死於巴州敬業乃求狀

貌似賢者置於城中奉之爲主云賢本不死孝逸軍渡

淮至楚州敬業之衆狼狽還江都屯兵高郵以拒之頻

戰大敗

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

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

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

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

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偏其軍軍稍却敬

業麾精兵居前弱者後陣孝逸乘勝追躡敬業奔至

揚州與唐之奇杜求仁等乘小舸奔潤州將入海投

高麗

抵海陵阻風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追兵及皆捕

獲之初敬業傳檄至京師則天讀之微哂至一坏之士未乾遽問侍臣曰此語誰爲之或對曰駱賓王之辭也

則天曰宰相之過安失此人中宗返正詔曰故司空劾往因敬業毀廢墳塋朕追想元勳永懷佐命昔竇憲干紀無累安豐之祠霍禹亂常猶全博陸之祀罪不相及

國之通典宜特垂恩禮令所司速爲起墳所有官爵並

宜追復初敬業之叔思文爲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

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動何過拒耶若太后是助宜卽

姓武思温等欲殺之敬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

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勸諸子孫
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坐敬業誅殺靡有遺屑偶脫禍者皆竄迹胡越貞元十

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

將號徐舍人者環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

甚懼予本漢

下有脫文

五代孫也屬武太后斷喪王室吾祖

建義不果子孫流落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掌握
兵要然思本之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
此地蕃漢交境放師還鄉數千百人解縛而遣之

史臣曰近代稱爲名將者英衛二公誠煙閣之最英公
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義藩身與物無忤遂得
功名始終賢哉垂命之誠敬業不蹈貽謀至於覆族悲
夫衛公將家子綽有渭陽之風臨戎出師凜然威斷位

重能避功成益謙名之鼎鍾何慙耿鄧美哉

贊曰功以懋賞震主則危辭祿避位除猜破疑功定華夷志懷忠義白首平戎賢哉英衛

新書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擢皆罪亾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偪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勛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爲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勅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義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稜孤虛之術爲善用兵是不然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於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譏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唐書卷第一百十八

唐書百八 李勣

三

唐書卷第一百十九

列傳九

尉遲敬德

秦叔寶

程知節

段志元

張公謹

子大素

大安

大安子悱從新書增

尉遲敬德

名恭以字行

朔州善陽人大業末從軍於高陽討

捕羣賊以武勇稱累授朝散大夫劉武周起以爲偏將

與宋金剛南侵陷晉澮二州敬德深入至夏縣應接呂

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

太宗討武周於柏壁武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

於介休金剛戰敗奔於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

太宗遣任城王道宗字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
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曲宴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
世充於東都旣而尋相與武周下降將皆叛諸將疑敬
德必叛囚於軍中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尙書殷開山咸
言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此人勇健非常繫之又久
旣被猜貳怨望必生畱之恐貽後悔請卽殺之太宗曰
寡人所見有異於此敬德若懷翻背之計豈在尋相之
後耶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賜以金寶謂曰丈夫以意氣
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公宜
體之必應欲去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

日因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
將軍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
馬賊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更率騎兵與世充
交戰數合其衆大潰擒僞將陳智畧獲排稍兵六千人
太宗謂敬德曰比衆人證公必叛天誘我意獨保明之
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此後恩眄日
隆敬德善解避稍每單騎入賊陣賊稍攢刺終不能傷
又能奪取賊稍還以刺之是日出入重圍往返無礙齊
王元吉亦善馬稍聞而輕之欲親自試命去稍刃以竿
相刺敬德曰縱使加刃終不能傷請勿除之敬德稍謹

當却刃元吉竟不能中太宗問曰奪稍避稍何者難易對曰奪稍難乃命敬德奪元吉稍元吉執稍躍馬志在刺之敬德俄頃三奪其稍元吉素驍勇雖相嘆異甚以爲恥及竇建德營於板渚太宗將挑戰先伏李勣程知節秦叔寶等兵太宗持弓矢敬德執稍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所殺亦十數人遂引賊以入伏內於是與勣等奮擊大破之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於建德軍中乘隋煬帝所御驄馬鎧甲甚鮮迴出軍前以誇衆太宗曰彼之所乘真良馬也敬德請往取之乃與高甌

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引其馬以歸賊衆無敢當者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洛黑闥軍來襲李世勣太宗勒兵掩賊後以救之旣而黑闥衆至其軍四合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太宗與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巢刺王元吉將謀害太宗密致書以招敬德曰願迺長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仍贈以金銀器物一車敬德辭曰敬德起自幽賤逢遇隋亡天下土崩竄身無所久淪逆地罪不容誅實荷秦王惠以生命今又隸名藩邸唯當以身報恩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

賜若私許殿下便是二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
成怒是後遂絕敬德尋以啟聞太宗曰公之素心鬱如
山嶽積金至斗知公情不可移送來但取寧須慮也若
不然恐公身不安且知彼陰計足爲良策元吉等深忌
敬德令壯士往刺之敬德知其計乃重門洞開安臥不
動賊頻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高祖下詔
獄訊驗將殺之太宗固諫得釋會突厥侵擾烏城建威
舉元吉爲將密謀請太宗同送於昆明池將加屠害敬
德聞其謀與長孫无忌遽啟太宗曰大王若不速正之
則恐蔽其所害社稷危矣太宗嘆曰今二公離阻骨肉

滅棄君親危亡之機共所知委寡人雖深被猜忌禍在
須臾然同氣之情終所未忍欲待其先起然後以義討
之公意以爲何如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人以死奉王此
天授也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雖存仁愛之小情忘社
稷之大計禍至而不忍將亡而自安失人臣臨難不避
之節乏先賢大義滅親之事非所聞也以臣愚誠請先
誅之王若不從敬德言請奔逃亡命不能交手受戮且
因敗成功明賢之高見轉禍爲福智士之先機敬德今
若逃亡无忌亦欲同去太宗猶豫未決无忌曰王今不
從敬德之言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事今敗矣其若之

何太宗曰寡人所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縱不從敬德言請自決計其如家國何其如身命何且在外勇士八百餘人今悉入宮控弦被甲事勢已就王何得辭敬德又與侯君集日夜進勸然後計定時房元齡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不得復入太宗令長孫无忌密召之元齡等報曰有敕不許更事王今若私謁必至誅滅不敢奉命太宗大怒謂敬德曰元齡如晦豈背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且往觀其無來心可並斬其首持來也敬德又與无忌喻曰王已決計剋日平賊公宜卽入籌之我

等四人不宜羣行在道於是元齡如晦著道士服隨无忌入敬德別道亦至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領七十騎蹶踵繼至元吉走馬東奔左右射之墜馬太宗所乘馬又逸於林下橫被所繯墜不能興元吉遽來奪弓垂欲相扼敬德躍馬叱之於是步走欲歸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殺之其官府諸將薛萬徹謝叔方馮立等率兵大至屯於元武門殺屯營將軍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官府兵遂散是時高祖泛舟於海池太宗命敬德侍衛高祖敬德擐甲持矛直至高祖所高祖大驚問曰今日作亂是誰卿來此何也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

舉兵誅之恐陛下驚動遣臣來宿衛高祖意乃安南衙北門兵馬及二宮左右猶相拒戰敬德奏請降手敕令諸軍兵並受秦王處分於是內外遂定高祖勞敬德曰卿於國有安社稷之功賜珍物甚衆太宗昇春宮授太子左衛率時議者以建成等左右百餘人並合從坐籍沒唯敬德執不聽曰爲罪者二凶今已誅訖若更及支黨非取安之策由是獲免及論功敬德與長孫无忌爲第一各賜絹萬匹齊王府財幣器物封其全邸盡賜敬德貞觀元年拜右武侯大將軍賜爵吳國公與長孫无忌房元齡杜如晦四人並食實封千三百戶會突厥來

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以擊之賊至涇陽敬德輕騎
與之挑戰殺其名將賊遂敗敬德好訐直負其功每見
无忌元齡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辨由是與執政不平
三年出爲襄州都督八年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
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在
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曰幾
至眇太宗不憚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
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
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
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

飭無貽後悔也十一年封建功臣爲代襲刺史冊拜敬
德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後歷鄜夏二州都督十七年
抗表乞骸骨授開府儀同三司令朝朔望尋與長孫无
忌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及太宗將征高麗敬德
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
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元感之變
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望委之良將自可應時
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
從破高麗於駐驂山軍還依舊致仕敬德末年篤信仙
方飛鍊金石服食雲母粉穿築池臺崇飾羅綺嘗奏清

商樂以自奉養不與外人交通凡十六年顯慶三年高宗以敬德功追贈其父爲幽州都督其年薨年七十四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賜東園祕器陪葬於昭陵子寶琳嗣官至衛尉卿

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得以卑賤處之隋末羣盜起從通守張須陁擊賊帥盧明月於下邳賊衆十餘萬

須陁所統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
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
衆旣出營內卽虛若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
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叔寶與羅士信請行於是須陁
委柵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於蘆葦間旣而明月果悉
兵追之叔寶與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
升其樓拔賊旗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士信又斬
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
還須陁又回軍奮擊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
皆虜之由是勇氣聞於遠近又擊孫宜雅於海曲先登

破之以前後累勲授建節尉從須陁進擊李密於滎陽
軍敗須陁死之叔寶以餘衆附裴仁基會仁基以武牢
降於李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
與化及大戰於黎陽童山爲流矢所中墮馬悶絕左右
奔散追兵且至唯叔寶獨捍衛之密遂獲免叔寶又收
兵與之力戰化及乃退後密敗又爲王世充所得署龍
驤大將軍叔寶薄世充之多詐因其出抗官軍至於九
曲與程鸞金吳黑闥牛進達等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
馬拜世充曰雖蒙殊禮不能仰事請從此辭世充不敢
逼於是來降高祖令事秦府太宗素聞其勇厚加禮遇

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又從征於美良川破尉遲敬
德功最居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勞之曰卿不顧妻子
遠來投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爲卿用者當割以賜卿况
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三統軍又從破宋
金剛於介休錄前後勲賜黃金百斤雜綵六千段授上
柱國從討王世充每爲前鋒太宗將拒竇建德於武牢
叔寶以精騎數十先陷其陣世充平進封翼國公賜黃
金百斤帛七千段從平劉黑闥賞物千段叔寶每從太
宗征伐敵中有驍將銳卒炫耀人馬出入來去者太宗
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叔寶應命躍馬負槍而進必刺

之萬衆之中人馬辟易太宗以是益重之叔寶亦以此
頗自矜尚六月四日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
將軍食實封七百戶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
矣安得不病乎十二年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
特令所司就其塋內立石人馬以旌戰陣之功焉十三
年改封胡國公十七年與長孫无忌等圖形於凌煙閣
程知節本名曉金濟州東阿人也少驍勇善用馬稍大
業末聚徒數百其保鄉里以備他盜後依李密署爲內
軍驃騎時密於軍中簡勇士尤異者八千人隸四驃騎

分爲左右以自衛號爲內軍自云此八千人可當百萬
知節旣領其一甚被恩遇及王世充出城決戰知節領
內馬軍與密同營在北邙山上單雄信領外馬軍營在
偃師城北世充來襲雄信營密遣知節及裴行儼以助
之行儼先馳赴敵爲流矢所中墜於地知節救之殺數
人世充軍披靡乃抱行儼重騎而還爲世充騎所逐刺
槊洞過知節回身捩折其槊兼斬獲追者於是與行儼
俱免及密敗世充得之接遇甚厚知節謂秦叔寶曰世
充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呪誓乃巫師老嫗耳豈是
撥亂主乎及世充拒王師於九曲知節領兵在其陣與

秦叔寶等馬上揖世充曰荷公接待極欲報恩公性猜
貳傍多扇惑非僕託身之所今謹奉辭於是躍馬與左
右數十人歸國世充懼不敢追之授秦王府左三統軍
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
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武德七年建成忌之構之於高
祖除康州刺史知節白太宗曰大王手臂今並翦除身
必不久知節以死不去願速自全六月四日從太宗討
建成元吉事定拜太子右衛率遷右武衛大將軍賜實
封七百戶貞觀中歷瀘州都督左領軍大將軍與長孫
无忌等代襲刺史改封盧國公授普州刺史十七年累

轉左屯衛大將軍檢校北門屯兵加鎮軍大將軍永徽六年遷左衛大將軍顯慶二年授蔥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師次怛篤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卽遠遁軍還坐免官未幾授岐州刺史表請乞骸骨許之麟德二年卒贈驃騎大將軍益州大都督陪葬昭陵子處默襲爵盧國公處亮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左衛中郎將少子處弼官至右金吾將軍處弼子伯獻開元中左金吾大將軍

段志元齊州臨淄人也父偃師隋末爲太原郡司法書

佐從高祖起義官至郢州刺史志元從父在太原甚爲
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元募得千餘人授右領大都督
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爲先鋒歷遷左
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通將桑
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元率二十騎赴擊殺數十人而
還爲流矢中足慮衆心動忍而不言更入賊陣者再三
顯和軍亂大軍因此復振擊大破之及屈突通之遁志
元與諸將追而擒之以功授樂遊府驃騎將軍後從討
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
洛水志元踊身而奮二人俱墮馬馳歸追者數百騎不

敢逼及破竇建德平東都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二護軍賞物二千段隱太子建成巢刺王元吉競以金帛誘之志元拒而不納密以白太宗竟與尉遲敬德等同誅建成元吉太宗卽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食實封九百戶

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留免未幾復職

文德皇后之葬也

志元與宇文士及分統士馬出肅章門

新書章武門

太宗夜

使宮官至二將軍所士及開營內使者志元閉門不內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元曰夜中不辨真偽竟停使者至曉太宗聞而嘆曰此真將軍也周亞夫無以加焉十一年定世封之制授金州刺史改封褒

國公十二年拜右衛大將軍十四年加鎮軍大將軍十六年寢疾太宗親自臨視涕泣而別顧謂曰當與卿子五品志元頓首固請回授母弟志感太宗遂授志感左衛郎將及卒上爲發哀哭之甚慟贈輔國將軍揚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忠壯

新書諡
壯肅

十七年正月詔圖形於

凌煙閣子瓚襲爵褒國公武太后時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子懷簡襲爵開元中官至太子詹事

張公謹字宏慎魏州繁水人也初爲王世充涑州長史武德元年與王世充所署涑州刺史崔樞以州城歸國授鄒州別駕累除右武侯長史初未知名李勣驟薦於

太宗尉遲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時太宗爲隱太子
建成巢王元吉所忌因召公謹問以自安之策對甚合
旨漸見親遇及太宗將討建成元吉遣卜者灼龜占之
公謹自外來見遽投於地而進曰凡卜筮者將以決嫌
疑定猶豫今旣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縱卜之不吉勢不
可已願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六月四日公謹與長
孫无忌等九人伏於元武門以俟變及斬建成元吉其
黨來攻元武門兵鋒甚盛公謹有勇力獨閉門以拒之
以功累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賜實封一千戶貞
觀元年拜代州都督上表請置屯田以省轉運又前後

言時政得失十餘事並見納用後遣李靖經略突厥以
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
窮兇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其可取一
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陁之類並自立君長將
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
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此則兵挫
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糧糒乏絕其可取四也頡
利疎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
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實多比聞自相
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

深納之破定襄敗頡利塋書慰勞進封鄒國公轉襄州

都督甚有惠政卒官年三十九

新書四十九

太宗聞而嗟悼

出次發哀有司奏言準陰陽書日支在辰不可哭泣又
爲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衷安
避辰日遂哭之贈左驍衛大將軍謚曰襄十三年追思
舊功改封鄴國公十七年圖形於凌煙閣永徽中又贈
荊州都督長子大象嗣官至戶部侍郎次子大素大安
並知名

大素龍朔中歷位東臺舍人兼修國史卒於懷州長史
撰後魏書一百卷隋書三十卷

大安上元中歷太子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時章懷太子在春宮令大安與太子洗馬劉訥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宮廢左授普州刺史光宅中卒於橫州司馬大安子

況開元中爲國子祭酒

非仕元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

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史臣曰敬德奪稍陷陣鼓勇王師却賂報恩竭忠霸王然而奮拳負氣非自全之道文皇告誡之言可爲功臣藥石叔寶善用馬稍拔賊壘則以寡敵衆可謂勇矣知節志平國難拜隼旗則致命輔君可謂忠矣而並曉世充之猜貳識唐代之霸圖可謂見幾君子矣志元中鏘

不言竟安師旅公謹投龜定議志助儲君皆所謂猛將
謀臣知機識變有唐之盛斯實賴焉

贊曰太宗經綸實賴虎臣胡鄂諸將奮不顧身圖形凌
煙配食嚴禋光諸簡冊爲報君親

唐書卷第一百十九